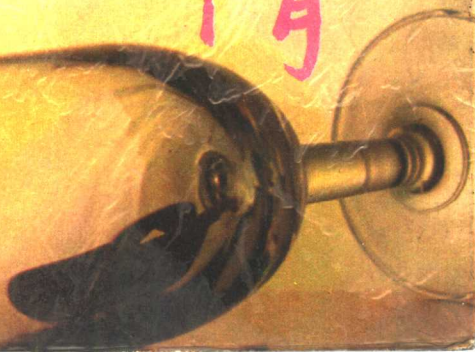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(香港)梁凤仪著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芳名无情

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



香港最新暢銷書

芳草無情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(香港) 勤十缘出版社联合出版

一九九五年·西安

(陕)新登字017号

责任编辑 陈华昌
封面设计 李乐诗
封面题字 何文汇

芳草无情

FANG CAO WU QING

梁凤仪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625印张 3插页 100千字

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05-017-5/I·17

定 价：3.80元

序 言

什么是一篇好小说？

有些人的答案很复杂，我的答案却十分简单。

好看的小说便是好小说。

出版业蓬勃，书山书海，若果每本都读过，眼睛恐怕吃不消，最科学的办法是每本书给两次机会。

办法如下：打开书任何一页，读一段，不好看不够吸引的话，立刻合拢，再翻至另一页，假使仍然没有兴趣，即时放弃。

很残酷吧，没有办法，选择太多，读者早已被宠坏。

每个写作人都应该有接受这种考验的心理准备。

不在乎一般读者，不理睬销数的作者可以不理。

《芳草无情》当然也要经过这个测试。

第一次，一翻翻到这里：秘书小冬妮提醒女主角下班到半岛茶座与大姐见面，八点钟跟捷克水晶商在半岛嘉地斯晚宴。

冬妮说：“原本在丽晶宴客，我看你反正在半岛跟归太太喝茶，省得你又要跑到对面去，干脆把晚宴地点改了。”

从半岛到丽晶，大热天时，对脚踏九公分高跟鞋的都会女性来说，恐怕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这样体贴的秘书，确是最佳伙伴。

有意思，莺莺还没有出来，红娘已经先声夺人，哎呀

呀，非叫人看看女主角如何的聪明能干，竟压得住如此乖巧的秘书。

随意翻到后两页，又读到这一段：

“你究竟爱不爱我？”

“不！我只爱我自己！我珍惜自己，故此不要做你孙世勋发泄情欲的对象，不要无名无分晚晚躲在你的车子内跟你鬼混！你娶不起我，就别苦苦相缠！这些年来我刻苦挣扎经营才有的今日，不甘心被你两三句甜言蜜语就付诸东流！你的苦衷，我没有责任承担！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噫，这是正主儿出场了：原来性如爆炭，色若春光。

马上决定自第一页看起，读毕全书。

这是一本玲珑剔透的现代都会小说，以一段缠绵感情为主，穿插一间华资百货公司兴衰史。

还记得六十年代写言情小说，遇见了，约会了，爱上了，吵架，误会，伤心欲绝，分手了，自杀了，冰释误会，大团圆，成见日深，便悲剧结局。

还是小说管小说，生活是生活，两者统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三堂布景便写完一个长篇。

今日读者的要求如不一样，就要选择《芳草无情》这样的故事，活生生，真实，没有梦，但是有眼泪；没有幻想，不过仍有浪漫。

作者本人是一个独立、坚强、勇敢、标致的都会女性，书中刚柔并重的都会女郎有她的影子。

结局特别漂亮，男女主角都成熟大方可爱，才能……读者们自己看吧。

亦 舒

自序

继《尽在不言中》之后，出版了第二个小说《芳草无情》。这也是我第一个长篇小说。

回首前半生，想我犯的过错不少，幸而也有做对的事。其中最正确而可爱的两件大事，就是在业余努力写作和能够成为文汇的妻子。

人生虽是聚散无常，芳草又岂会无情？对于不断鼓励支持我写作的师友读者、对于文汇，感激之情，永远尽在不言中！

梁凤仪



作 者 像

全世界最最最最最可恨的发明是闹钟。

一个星期有六天准七时半就响呀响的，势必要把我吵醒了才叫安乐。

我照例伸手把闹钟按停，回过身，拿枕头盖在自己头上，双重保险，再睡！

有人在推我。

必是我母亲无疑，她视弄醒我，赶我返工为一日之要务。

这个时刻，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闹钟。虽不致于巴望她跟随父亲到泉下去双宿双栖，却切实地觉得母亲可恶，非常可恶。

“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！”她开始罗唆。

“为什么三十多岁的人，老要做母亲的像管小孩似的，管住你起床？”

“反正早晚要起床的，干么硬缠在床上苦苦挣扎？到头来，裙甩裤甩地冲去地铁站，何苦？”

哈哈！我睡意虽浓，脑筋清醒！人不也是反正早晚要黄土一抔，铜棺七尺吗？干么硬要营营役役苦苦挣扎？正所谓有一时安乐得一时，就这么简单！

我还是抱住枕头，决定多睡五分钟！

“没有亲历其境，不会知道你们这起所谓女强人，原来如此。”

嘿！女强人不吃饭、不睡觉、不拉屎吗？荒谬！

“幸好你没嫁出去，有儿有女有丈夫，你天天早上还这副德性，人家不嫌弃你才怪！”

男人抛弃女人的借口多如恒河沙数，你尽管有本事不眠不休，他们也可以塞你一句：“我太太不了解我！”就名正言顺地寻新欢去！

了解个屁！要真真了解那男人的话，还会嫁他？当然是一直误解，才结的婚！

请看看如今吾姊归沈宝河女士的遭遇，就知详情！

一念大姊，连睡的兴致也没有了。

把枕头摔过一旁，起床上班去也。

母亲依旧跟在身边。我一旦在家，她直情是贴身保镖，连我上厕所，她都好意思挡在浴室门口，滔滔不绝。

“你今晚回家来吃饭吗？”

我一边漱口刷牙，一边摇头。

“又跑到外头去胡乱吃一顿，何必？”

“不是何必，而是有谓！捷克水晶业巨头在城内，我们百货公司代理他们的出品。”

“开口闭口说什么我们公司，你姓孙？”母亲居然如此看轻我。

待字闺中的女人，再强，还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。包括自己家人在内。

我有点不高兴，只是不响。

其实，我真要姓孙，也未尝没有机会。

脑子里刹那间闪过会议室的情景……

浑浑噩噩冲进电梯，下楼，跑到地铁站去。

我们家在太古城。父亲生前置业于此。房子一千多呎，

算相当不错。他老人家未及搬进来，就患癌辞世，大姊又老早出嫁，只余我和母亲相依为命。

我想过要在东区走廊落成后买部日本小房车，因怕挤地铁。其后没法子如愿，因为孙氏百货公司在弥敦道，根本难找车位，月租公众停车场，昂贵得很。就是租下来，也还要走一段路，算了！

别看我们出道十多年，挣扎出头，在机构内已成独当一面的女人，收入还真不过尔尔。就以我沈宝山为例，且摊开数目算一算，月薪三万五千元，说低不低，可是才一套带柯或是仙奴套装，就是半月薪金，一套固然不足替换，还要配鞋配手袋配首饰！唉！

我当然不算节俭的人。可是，一节俭面子就撑不上来了，尤其我经常要到海外去接头订货，欧美的商家佬很晓得看女人的行头，穿得稍为寒酸，连生意都会谈不拢，没得失礼自己，也失礼公司！

别怪我公司前公司后，蛮忠心似的！

其实，说到头来，只是忠心于自己！

当年，我在美国把两个劳什子的学士硕士学位弄到手后，回港来碰机会。由二十四岁到三十岁那几年，碰得焦头烂额。不是所属机构生意马虎，无从大展拳脚，就是同事互相排挤，被踢出局。愈有才干如我，愈易首当其冲地遇害！

谁在江湖上不处心积虑把有潜质的后浪当毒蛇看待，打蛇须打在七寸之上，否则一旦羽翼长成，势力坐大，就会改朝易代，取而代之！没多少个在位的人甘愿冒如此风险！

母亲老是怪我处事锋芒毕露，以致屡遭荼毒。然而，把

才干收得密密实实的，人家如何赏识你？

做人真难！

我没有怨父母把我生出来捱世界，她倒来说我不懂处事！心上一气，自此不再把工作上头的困难给母亲说半句。

直至我考入孙氏百货公司，情势才有转变。

故而珍惜孙氏，实情是爱护自己。

我的干劲备受赞赏，才那四年功夫，连连擢升，自去年开始当上副总经理，理论上什么都管，集前锋与后勤于一身，主力则放在联系各个买手的工作上头。

孙氏百货字号甚老，战前在上海创业兴家。创办人是孙竞庭。他的铜像现今耸立在孙氏大厦门口。孙竞庭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崇禧，幼子崇业，都已先后作古。崇禧比崇业长寿，十年前去世。听说孙崇业死于抗战时期，故此孙氏百货是由孙崇禧带到香港来，继续发展的。

孙家人丁甚是单薄，孙崇禧根本没有儿子，只生一个女儿，屈指算来，也是五十开外的年纪。因嫁美国人，长期居于三藩市，听公司内的传闻，这孙世怡的下一代，上海话、广东话、普通话，一律不通，又是专业医生与银行家之类，根本对孙氏百货业没有兴趣。故此孙大姐在双亲辞世之后，每年只收股息，名为集团主席，但我加入这机构四年，未曾见过她的面，连董事局周年会议，都不闻不问。

孙崇禧在世时，最得力的助手，就是我现今的顶头上司，位极人臣的董事总经理章尚清。

章先生是如假包换的孙家老臣子，他自己没有提起，但行内人都说孙氏百货在上海时，章尚清是当部长的，跟孙竞庭出身，也是崇禧与崇业两位太子爷的同学，因而死心

塌地成了孙家不贰之臣，直至今天今时。

并非我偏袒章先生，孙氏没有了章尚清，今日业务不可能如此兴盛。

孙崇禧在世时，这家百货公司还是三流的，很有点本地杂货摊跟中国国货混合物的格局，跑进去光顾的全是九龙区中下阶层人物。

孙崇禧去世，孙世怡占近一半的股权，决定授权章尚清管理。其余约百分之十的股份分给老朋友与老臣子，另外近半则属于二房所有。

说起二房人物，是直至这几个月才相继上的场。这以前孙崇业两个遗孤，孙世功与孙世勋，都分别在英美两地干活。

话说章尚清一人独力经营，何只撑住大局，而且励精图治。他看准了孙氏不改革，实在没有市场竞争能力，早晚会受淘汰。故而一旦把业务接手过来，首先，就将旧房子拆建，兼收购旁的物业，改筑楼高二十层的孙氏大厦，由地下至十楼是百货商场，十一楼以上租给别家公司作写字楼。章氏解释，若然百货业兴盛，若干年后租约届满，还可以收归自用，这是进可攻，退可守的策略。

章尚清是在清华大学念商管毕业的，英文程度一点不差。最难得的是他年已七旬，头脑绝不古老，除了改建新厦之外，还把张氏百货业的格局提升，不论货色、门面、装修、管理等，全部现代化，还特设电脑核数点货制度，把大厦工程与电脑部发展得头头是道。

他预测的果然全对，现今弥敦道的顾客都爱买贵格货。

在专业人材培植上，他更不遗余力，我和电脑部的主管王子培，就是好例子。

我很敬重章先生，他不只让我一展所长，而且欣赏我品性忠厚的同时，容忍我脾气的急躁。这四年，他简直以长者的身分，一直扶导我，替我铺路。

我首先在女性服饰部门任营业经理，跟着擢升为买手，第一份职务就把我培养成穿戴有品味，同时涉猎外头世面的行政人员。跟着调我管辖家私及家庭用品部门，对外的入货与销售，对内的管理员工货仓，以及宣传，都是我的责任，实已培养成一个小型百货公司的一把抓。

直至去年，他要我进修英国大学函授的公司秘书课程，就是为了让我兼管公司秘书部门。

这分明是条直上青云之路。

我真是好运气，成条弥敦道这么长，不知站了多少头千里良驹，有哪几匹能遇上伯乐？名厰中的马匹一出赛，虽仍是要跑个半死，但总比无此际遇以至郁死来得好。

我的秘书小冬妮是个鬼灵精，每当我不拿她当下属看待，肯跟她闲聊数语之时，她就会得放肆地开我玩笑。她竟曾神秘兮兮地说：

“我猜章老头如此对你刻意栽培，是为他年轻时有个模样儿似你的爱人！”

小冬妮的鬼话连篇，当然作不得准。

然而，章尚清年过七旬，却仍是孤家寡人一个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
他长得一点都不难看，五官端正，言语得体，加上如今社会地位的衬托，简直有不少迷人之处。别瞧他已届古稀之年，望上去顶像五十多岁，何只精神奕奕，简直步履如飞。每逢看见孙氏大厦的电梯客满，就急不及待地爬楼梯，上他八楼的办公室。

我就算声明若不跟在他屁股后头走，便得炒鱿鱼，我也宁可执包袱。能穿四吋高跟鞋在平地上来去自如，已是我最高的道行了！

照理说，章尚清是没有理由会讨不到一房妻室的，他也许曾有妻儿。因为在他办公室内案头放着一帧发黄的旧照。有个穿旗袍的女人抱住个婴孩。可是，没有下属敢开口问她们是谁。

老实讲，曾经一度，我觉得章尚清可爱到令我有立即嫁给他的冲动。

那是刚在孙氏百货任职的第一个年头。我管辖的女性服饰部门。营业额突然飞升。半年下来，盈利增加百分之七十。于是，周围酸风妒雨，照口照面打过来。无缘无故的，宣传部头头竟抽起属于我部门的广告。我气得直冲入那婆娘的办公室去质问，得到的答案竟然是：“上头有命，广告重头戏放在男装部门，你少担心，女装部在你主持下，现正货如轮转，不用靠广告呢！”

言毕，嘴角还挂个得意至极的微笑。

我走回办公室去气闷了一整天。三番四次按动台头的内线电话，只听到章先生秘书周太的声音：“请问哪一位找章先生？”

我忍完又忍，终于还是没有造声。

回家去苦思一个晚上。究竟要不要跑到章老总房间去问个明白？

要真是章老的指示，我岂不自碰一鼻子的灰？划不来！

若是那宣传部婆娘搞的鬼，我把她的偏私戳穿，这个小人是做定了，以后还要不要相处呢？不见得她的广告计划弄歪一点点，就落得个革职查办的下场！以后长年累月

地做同事，我还有甚多宣传把戏握在她手上，认真投鼠忌器。

况且，这婆娘的男友是男装部经理邱成捷。老邱的母亲是章尚清的表妹。老天，人际关系层层叠叠。恨死了在华资机构当差！除非狠下心跑去受洋鬼子波士的气，继续在大英帝国羽翼下讨一口饭吃。否则，这场风波还是息事宁人的好。

左忍右忍，前忍后忍，忍无可忍还是得重头再忍！谁叫自己受禄于人。到处乌鸦一样的黑！

只好睡足精神，早上上班，迟些下班，把个部门打点得更神采飞扬，以实力取胜！

每月的高层会议上，章老总一定刻意地报导各部门成绩，那一个月，我委实是诚惶诚恐地走进会议室去的。心知肚明营业额必然滑落，这叫做没法子的事。

章老总果然开口说：“上个月女装部的营业额让男装部迎头赶上了……”

我当时脸红耳赤，如有地洞一个，必然火速钻进去。眼角还瞥见宣传部婆娘跟那邱成捷死抿着嘴，忍笑。

章老总继续说：“诚然，表面上，女装服饰部的盈利减退，但这个月该部门没有负担任何宣传费用，对比下来，仍然能维持上月销售额的八成半，总体收入成绩斐然。”

我如堕入五里雾中，昏昏然。

章老慈祥地对我微笑：“我相信沈宝山小姐在营业上头的历练已很足够。我且趁这个机会，恭贺她的业绩，同时代人事部宣布自即日起，沈小姐擢升为高级经理，兼成为女装部海外买家。至于我们公司的宣传计划，经这月来的市场反应，真有重新检讨之必要。这样吧！让人事部再额

外留心专业人材，增加人手，或者雇用别间广告公司帮忙，看能不能更见成效！”

老实讲，我无心再看邱成捷与那婆娘当时的脸色，无此需要了吧？她差不多是在一星期后就请辞了。我现今连她贵姓芳名都无法记起来。至于邱成捷，当然没结什么婚，如今仍是低我三级的一名小小部门营业经理，在孙氏里头碰上我，忙不迭地打恭作揖，叫早晨！

我必定非常和蔼而有礼貌地回应。他根本不是对手！

当年，耳畔听到章尚清那番得体大方而公正的说话，使我觉着人间尚有温暖，差不多要冲上前去，以身相许。

当年？我苦笑。

章尚清是有意栽培。我自问也勤奋争气，才有今日，然而，今日又如何？亦不过名大于实罢了。

不是吗？没有资格雇用私人司机，管接管送，等于还未入流。天天挤地铁，挤得香汗淋漓，脂残粉褪才上的班。都未在战场厮杀，就已是军容憔悴，每天往返太古至弥敦这段路程，真的要命，塞在人群当中，一头一脸随时随地要贴到肮脏的车窗玻璃上头去。更糟的情景是把自己的胸脯硬压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背部，浑身会得起疙瘩，恐怖！

下班还好一点，一番折腾之后，回到家去可以躺下休息个够。最惨是上班，转转折折到达办公室时，但觉一身颓败，宜得起码洗个热身澡，冲走那股齁齁气！

当然没有如此礼待，能闲下来喝口咖啡，匆匆忙忙翻一下早报，才投入工作，已属万幸。

这几个月来，孙氏有重大变动，高级职员更是诚惶诚恐。

章尚清在半年前就宣布自己的退休计划。虽然他一把